



中学生

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联合推荐
全国中学生梦想美文优秀作品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编

书包里的月亮

开学第一课

原创

YUANCHUANG

中学生



开学第一课

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联合推荐
全国中学生梦想美文优秀作品

书包里的月亮

藏书章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包里的月亮 /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编. —2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2

(开学第一课. 中学生)

ISBN 978-7-5387-5020-1

I. ①书… II. ①开…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6640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曾艳纯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书包里的月亮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09千字 印张 / 12

版次 / 2016年2月第2版 印次 /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7.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CONTENTS



第一部分 青色的光在远方

- 骑士的旅行 苏笑嫣 / 002
- 我所无法找到的草原 潘云贵 / 008
- 伞下不再有你 周金壮 / 016
- 像水一样干净 姜兴蔚 / 021
- 山的那一边 王黎冰 / 031
- 爸妈和我是同学 周 羽 / 035

第二部分 梦中看到的地方

- 偷故事的木头狐狸 慈 琪 / 046
- 山高我为峰 韩 雨 / 055

献给亲爱的小王子 彭姝晗 / 061

我是一只小小鸟 王官灿 / 064

第三部分 花开在梦里

我们不过一场戏 黄 睿 / 074

月若有情月长吟 操雨辰 / 083

向日葵也需要陪伴 孟祥宁 / 086

带着梦想上路 李恒忠 / 088

寻 梦（外一篇） 习修鹏 / 090

花开在梦里 董玉婧 / 094

今年花胜去年红 罗晓剑 / 097

种下朵朵，葳蕤年少 韩佳睿 / 099

成长与梦想 张 峰 / 102

第四部分 在春天的绿舟里划过

我坐在春天的绿舟里划过（组诗） 高 璨 / 106

我站在一株小草面前（组诗） 闫志晖 / 112

光 芒（组诗） 张佳羽 / 117



第五部分 幸福着你的幸福

梦想、坚持、超越	王红梅 / 124
彼岸的幸福	明忠情 / 126
谁再给我讲棋如人生	高 丹 / 128
寻找梧桐树	吴 畏 / 132
那些逝去的勇气	郭雁真 / 134
老 爸	孙 宁 / 137
深深的爱	杨丹娥 / 139
外婆啊！我亲爱的外婆	周柏志 / 141
你是我的亲人	李正梅 / 143

第六部分 守望月光下的你

祠 堂	习修鹏 / 148
家乡的那棵老榕树	陈淑勋 / 150
守望月光下的你	刘 松 / 153
静夜思乡	周志伟 / 156
胡同生活的乐趣	权 昕 / 159
紫荆花雨	叶灵儿 / 161
我不漂亮，我很幸福	王 卓 / 163

野菊甘草清柔香	于佳 / 165
夏天的记忆	江艾熙 / 167
请把嘴角上扬	赵铃喆 / 169
美丽的避暑山庄	郑普阳 / 172
我的城市情结	徐若昕 / 174
秦淮之夜	崔文灿 / 177
请到我的家乡来	黄婷 / 179
蒲公英的旅行	赵金凤 / 181



第一部分

青色的光在远方

阳光依旧带着它羽翼般的厚度笼罩着城市，像一块软质的七彩玻璃。人行道拥挤，车带慢慢地向前流动，绛紫色瓷砖在脚下凸凹不平。

“那我自己去了，撒哈拉沙漠。保重。”骑士柔软的声音贴在我的耳膜上，好像还带有那些泥土与枯草的味道。

——苏笑嫣 《骑士的旅行》

骑士的旅行

苏笑嫣

上大学以来，床被我下了柔软、舒适、温暖、依赖等诸如此类的种种定义。以前我是个不恋床的孩子，甚至一直认为床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束缚，我讨厌它剥削我的时间，讨厌那种没有任何归属感的归属。就像家。到后来的时候，我竟然开始觉得有点累，我就好像老了一样，开始喜欢床。

上午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我蜷在床上随手拽了个靠垫放在身后，拥着被子读了几篇小说。可是又突然觉得今天过分的温暖，阳光一下充足了起来，暖得我烦躁，想要大声地吼出来。

吼是定然不行的，但压抑的心情却终归需要一个突破点。

“好吧，我想出去走走。”我推开过于明亮而耀眼的阳光也推开一直拥在身上的被子对自己说。而后换好衣服对父亲说。父亲没有睬我。我去洗了洗脸，在这个中午的时候。虽然这是早上应该做



的事。没有用水龙头，是接好的一盆水，死死的。我说，好吧，我要出去走走。然后撩起水。水就没有了刚才死气沉沉的样子。最后我满意地把这些没有活气的水一股脑都倒在了下水道里。

“真的出去呀？”父亲一边熨着衣服一边问正在梳理头发的我。

“嗯。”

“去哪？买牛仔裤吗？”父亲还是没有回头。

首先我得说这次我是真的很想出去走走，很久没见阳光了，突然它这么刺眼，我却想晒晒太阳。何况我现在有点恍惚，我想看看这个复活了的城市。至于买牛仔裤，那是我嚷嚷了一个冬天的事情，而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你要是去我就买，你不去我就不买了。”我想了想说。我知道自己不会砍价，只会被宰。

父亲没有说话。

“你去吗？”这时我正在系方格半大衣的毛领，最后把那两条黑带子打成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又把它小心地转动了一下，使它看起来端正一些。

“等我熨好衣服。”

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刚好在涂唇膏。透明的那种。可能是买的时间实在是长了些，也可能是屋子里的温度比较高，唇膏已经有些化了，涂的时候歪歪扭扭的，甚至可以给它塑形。我没说话，表示默认。又随手转了转食指上的戒指，上面已经有了近于奶白色的戒痕，在我棕色的皮肤上显得有些突兀。

临走的时候我在兔子背包和花布包之间犹豫了一会儿，可是发现兔子的胃装不下我的书，就只好背上了花布包。

街上的人比前些日子多了许多，人行道一下变得很窄，我跟在父亲身后沿着铺满了绛紫色瓷砖的街道艰难地前行。阳光洒在上面似乎生了质地，瓷砖看起来像被打了蜡一样的光滑。走在街上我才发现我

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街上会有不可避免的音乐，而它们毫不犹豫地打乱了我之前相对平静的思路。虽然我很有可能一直都没有思考什么。

发现自己还是穿得很臃肿，让人感觉有点不透气的热。然后不管是思想还是穿着，我认为我似乎应该停下来整理一下，接着我发现，我已经与父亲走散了。

街上喧嚣依旧，可人们都有些面无表情，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与父亲走散而产生的主观思想。阳光弥漫得像一层雾，并且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然后我恍惚间在这条喧闹的街上看见了一个骑士，一身绅士的打扮，带着白色手套的手中牵着一匹骏马。我起先以为是阳光晃了眼睛，可是却发现他正在雾后愈渐清晰地向我走来。

他背后是一片湖，纵然有今天明媚的阳光，可能是太温和，湖面的冰还没有化掉。但是我能听见湖水在冰下不安分的声音，它们蓄意已久的小阴谋已经快要时机成熟了，它们在一点一点地稳稳工作，然后等到那一刻的到来，它们再突如其来地进行最后一击。然后，一湖春水便荡漾了起来，它们可以欢唱可以举杯可以大肆庆祝它们的胜利。一切都不远了。

而他，那个骑士，也距离我越来越近。我看见他正在面带微笑地走来，像是踩着轻快的云朵。他走到我身边，用三个指头衔下头上的礼帽然后鞠了一躬。等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仍然挂着那个微笑，那个好像是被腌制了许久的微笑。

我也停下了脚步，静静地看着他。我只是一个佯装的旅行者，没有任何目的地，因为我只有一身的枷锁，因为总是有太多虚伪的理由，因为从未出发。所以我没有旅行包，没有帐篷，没有瑞士军



刀，没有火种。可他不一样，他的装扮是时刻准备着旅行的，我认定他是一个旅行者，并且毫不怀疑。

果然，他告诉我他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跋涉。哪里呢？我问。他却说他也不知道。也许是浩瀚苍茫的西部，也许是温柔多雨的江南，也许是开满薰衣草的普罗旺斯，也许是干旱辽阔的撒哈拉沙漠。或许别处。他说。

撒哈拉沙漠？我问，如果走不出来怎么办？你这是马不是骆驼，我提醒他。

他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走不出来就死在里面，他说，还能有别的答案吗？

我想了想：“没有。”我也开始奇怪自己的问题。

倒是我可以考虑把这匹马换成骆驼，他开心地说，就像一个大男孩一样开心地说。然后他停顿了一下，你呢？他问，跟我一起走吧。说着他伸出一只手。

我看着他的手愣了一下，然后微笑着不假思索地抬起自己的手。可是，可是在我的手还没有放进他的手里的时候，我隔过他的肩，看见了父亲。呃，我想我要先和我的父亲道个别，我又把手放回自己的身侧对他说。他循着我的目光看去，说，好吧。

三

本来我们与父亲的距离是很近的样子，可是却突然变得很遥远，好像隔了许多交错的道路与山山水水一般。可我竟然觉得很正常，甚至没有感到一丝的惊诧。显然骑士也一样，他安排我坐在马上，他说你等等，我去买包干粮。我点点头，然后他也就很正常地消失了。

那些分不清楚是阳光还是雾气的东西一直在我的周围，看起来很



透明，可是当我想看到那些东西的后面时，它们偏偏浓稠了起来，像棉花糖状的牛奶，遮盖住了背后的事实。至少挡住了我的目光。

过了一会儿骑士还是没有回来，我等得有些焦躁，可是马儿却是一直很安静。我想了一下，从它身上跳下来，我想和它说说话。但是很快的，我就被它的眼睛吸引住了，水汪汪的，安详中带有落寞。它的那只眼睛像是一口深邃的窖，我顿时头重脚轻地陷了进去并不断读着那其中的内容，像读着一幅美丽的图画，读着一个桑树下的月夜，读着一口装满了故事的水井。它明亮且深邃，我被它吸了进去，朦朦胧胧并且炫目多彩。

又是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村庄，显然已经到了黄昏，草儿都很高，高瘦高瘦的，一片枯黄。风一吹，它们就低低地将身子伏了下来，那些不齐的弯曲的声音细细听来却也是一小部乐章。不知是我真的累了还是这派景色使我感到疲惫，我软软地坐了下来，就像刚刚跳过舞而发条到了尽头的铁皮娃娃。

“怎么坐在这里？”我听见声音抬起头，是骑士。他的脚下还放着一只旅行箱，死死地压住几棵枯草。那些草在箱下费力地挣扎着，意图蔓延出来，可是达不到目的。旅行箱是青铜色的，夹着些许卡其，半弧形的提手显得十分单薄地裸露在风中。箱子的四个角打了花瓣形的铁皮用以固定。我低头看了看箱子旁放的几枝白玫瑰，一样青铜色的枝条，叶子却是暗紫色，像一个女人暗着的脸。花色无限妖娆，却没有了多少生机，却与箱下压着的那些枯草无异。

我把目光从那上面收回来，又摇摇头，回答骑士：“不知道，这里是哪儿？”风把我的声音扭曲着送到外界，层层叠叠地，还有些颤抖。

“我的家乡。那就是我的房子。”骑士用手指了指。我看见一座斑驳的城堡，石像与风向标都是狮子的图腾。城堡很宏大，但也很破旧。瞬间，我想到苔藓、荆棘、蝙蝠以及怪兽。我有些惊恐。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就现在吧。骑士肯定地说。

我的双手支撑在地面上，指尖颤了颤，指甲扎进潮湿的泥土里。“不要了。”我说。骑士伸出的那只手依旧在等待着我，他的面容上还是那个微笑，但慢慢他的脸扭曲成那个狮子的图腾，然后是个面目模糊的怪兽，但隐隐约约我又看见那个骑士的脸和优雅的笑容。我的指甲更加深深地扎进泥土里，一些石子或是草根、草根的末子硌得我指甲里的肉发疼，“不要了。”我又说。

“不要了？那你想买什么样子的呢？”

村庄、城堡、骑士、风以及枯草突然变成一个大漩涡生生地脱离了我的瞳孔，我恍惚地抬起头，那些片段在我的脑中支离破碎。

“我不喜欢这些褶皱。”父亲拽过那条印有水纹的牛仔裤再次声明。我把目光给了那条裤子，然后说，不要了，走吧。接着我从父亲的手里接过那只花布包迈出了店门。

这次我走在前面，父亲跟在身后。

阳光依旧带着它羽翼般的厚度笼罩着城市，像一块软质的七彩玻璃。人行道拥挤，车带慢慢地向前流动，绛紫色瓷砖在脚下凹凸不平。

“那我自己去了，撒哈拉沙漠。保重。”骑士柔软的声音贴在我的耳膜上，好像还带有那些泥土与枯草的味道。

我微微震了一下：“保重。”我轻声说道。那个优雅的笑浮现在自己的面容上。而它同样也被我腌制了许久，从我见到骑士的那一刻起。于是我也把它挂在了脸上。我知道，一个带着青铜色旅行箱和白玫瑰的骑士牵着他的马或者骆驼开始了属于他的骑士的旅行。

那么，究竟是马还是骆驼呢？如果他能回来，我想他一定会告诉我。

我所无法找到的草原

潘云贵

白马奇奇跑丢的那一天，北方下了很大的雪。而南方，潺潺的溪流上飘着白色的浓雾。我记起白马奇奇说过，它要在落雪之前抵达出生时的那片草原，它要再看一眼变为雪原前的故乡。

我摸着白马奇奇软软的鬃毛，“小笨蛋，你回不到故乡的。你出发的时候，通往草原的路已经飘满雪花了。成长中的我们回不到过去。”

候鸟南迁到北纬35度以下的区域，我第一时间感觉到冬天的逼近，湖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飘零的叶子栖在风里的样子像季节寒冷的暗示。而我的白马奇奇，消失了。执拗的小家伙背着辽阔草原的信仰嗒嗒跑掉了。

我清楚记得，白马奇奇跑丢的那天黄昏，它的小花园安静地敞开着。花园上荡着渐起渐落的风声，有白色的飞鸟落下白色的羽毛，一片片，像雪。我担心起来，小白马能在北方落雪前找到给予自己生命的草原吗？它还认得回去的路吗？

这将是白马奇奇遭遇的第一场雪，因为之前，它都生活在南方



的小花园里。

一天，六岁的邻居小美拉着我的衣角问，“老师说，马是生活在北方大草原的，为什么你家的马生活在花园里呢？”小小的孩子，睁着大大的眼睛，好纯真的问题。我笑了，只回答说，“是我爸爸妈妈让奇奇住在花园里。他们说小花园没有寒冷的风雪，适合它。”

我真是粗心，忘了白马奇奇还在离我不到三米远的地方吃草呢。它肯定听见了我和小美的对话，所以，它跑了，去找它那片北方的草原了。

冬季快来了，南方潺潺的溪流上飘着白色的雾，冷冷。白马奇奇终于狠心丢下它精心栽植的小花，跑向北方的草原了。我很伤心，它的花，我始终照料不好。那些幼嫩的枝干与花朵在三天后到来的冬季雾霭里，渐渐黯淡成少年发红的眼眶。

南方的天空下，我还在等待那匹白马的回来。天越来越冷，风声从光秃秃的树梢刮过，北方的雪积得更厚了。白马奇奇会怕冷的，它会回来的。我就这样一直安慰自己的等待。

可当白马奇奇丢下的五朵小花颓然倒下了三朵时，我骗不了自己，奇奇没回来。不行，我要去找它，去找它的草原，也在北方落雪之前。

我把原先系在白马奇奇脖子上的蓝色丝带系在手腕上，我怕它出去后会遗忘了南方，遗忘了我。我背着装上简单物品的小熊包包，带着它那些可怜的小花，在手表上显示五点二十五分的时候推开房子的门。我看见爸爸妈妈还在熟睡，幸好他们没有发现。

白马奇奇跑得很快，一路上留下的梅花样的脚印告诉我，它应该快到北方了，但它会找到草原吗？一阵大风从西伯利亚南下，我手里花朵还沾着南方的露水。

感觉自己走了好长一段路，或者是跑了好久，感觉自己到了北方，因为雪落了下来。我终究还是赶不上在落雪之前找到草原，找到奇奇。

白马奇奇确实走丢了，我再也看不到它的脚印。或许它已经找到它的草原，而我无法找到，那片草原，像一个遥远而无法实现的梦。

我的小白马，亲爱的，你在哪里？

天还是在六点之后亮了，世界变白了。我只能看见自己身后深深浅浅的脚印，看见银装素裹的森林，还有一声落在枯枝上的鸟鸣和一些松鼠遗落的松果，灰色的，像我的心情。

北方。好安静的世界。风的低语，雪的敲击，树干微微地颤动，除此之外，我能听到的是自己的呼吸，或者喘息。

青色的光在远方的树梢间停留，雾气里结着霜，我吐出的气证明我的存在。我要去找白马，去找草原，即使雪已经深埋了我追寻的方向。

“你看见我的白马了吗？它叫奇奇。”

一位砍树的爷爷正在挥舞着斧子，生锈的刀锋依旧有力地劈开大松树结实的枝桠。沧桑的日子，就是如此被人劈开的。

“爷爷，您看见我的马了吗？”

他只是凝神地砍着大树，树倒之后凸现的年轮斑驳而深邃。他没听见我的话吗？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存在吗？那我呢？还有奇奇呢？

伴随树倒下的，还有风。从远方落雪的林间而来，从白马奇奇的草原而来，载着青色羽毛的，神秘的，原始的风。

这也是北方自由游荡的风，从高空的一朵云上吹来，潮水般梳洗我不快乐的面容。白马奇奇的花在我的手心摇着头，湿漉漉的表情，似乎听懂风的话语。

